

朱子大全

冊五

李太白集

卷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問答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

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尙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巒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

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其大而答林巒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楊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看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

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處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玩其文義
爲佳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
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
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呂侔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
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
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
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

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
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烹聞詩者志
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
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
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
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
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
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
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
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爲謝

答柯國材翰

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旣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意足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熹之願他所以見屬者豈熹所敢當哉戴陳二生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齋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敢望也

答柯國材

蔡彊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急拆疾讀如奉誨語良慰久別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已晚矣不審爲况何

如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尙有三
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旦夕當宛轉請祠也親
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
慨然耳時事竟爲和戎所悞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
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汲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
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刳弊又甚於
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
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
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亡八
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
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恍然也所
示易卦次敘此未深究不敢輕爲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
陰陽判左三十二卦共一陽次爻又一變而又交兌與艮
右三十二卦共一陰

異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敘甚明其

所以爲易者蓋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名非專謂震巽四

五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

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制作

之妙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

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

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

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

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爲此來真寡陋之幸

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

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

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

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

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

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略加工

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確爲恨爾若遂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爲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爲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節次如何成褫此義須句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詠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常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苟然默識試一思之如何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似以至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建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共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齊仲寄疑義來乃不知

是石丞者妄意批鑿非所施於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旣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怪但在熹有僭率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俟天寒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胸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札所能具也閣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勤問念至感未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宣閏月晦日熹頓首再拜國材丈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答柯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罄鄙懷不蒙
領略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
行之號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
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爲此稱也如何

答柯國材

示諭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
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
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
又却差了此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
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篤
欽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言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
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
若如所示卽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

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爲先天之數今旣曉圖子不得彊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垂教幸甚幸甚石丈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疑滯也書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

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

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乏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示諭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爲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爲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

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熹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爲將奈何熹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卽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旣無精粗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